



陈 杰著

鬼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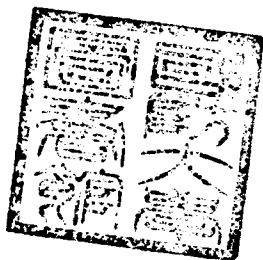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2 034 3902 9

鬼 迹

陈 杰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润生
封面设计：郭广业
插图：郭广业

鬼 迹
Gui Ji

陈 杰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32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5 · 字数 100,000

1986 年 8 月第 1 版 198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 100,070

统一书号：10093 · 717

定价：0.85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昏迷的旅游者	1
第二章	谁是真房客	11
第三章	历史的见证	25
第四章	森林魔鬼	38
第五章	春城之夜	53
第六章	追踪	73
第七章	走向深渊	90
第八章	古塔下的枪声	108
第九章	内幕	122
第十章	画在谁手	138

第一章 昏迷的旅游者

春城，果然四季如春，名不虚传。这是一座古老的都市，坐落在西南边陲的云贵高原上。她不光有山川之美，更有宜人的气候，还兼收了西南名城的特点。既有昆明的淡雅，又有桂林的清秀，既有成都的古朴，又有贵阳的凝重。由于上述种种原因，自从对外开放以来，她犹如一朵盛开的山茶花，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旅游者，到这里来游山玩水，寻幽探胜，饱览自然之美；观赏古迹，抚今追昔，探索中华文化之沿革。尤其在这飞花流火、莺歌燕舞的盛夏季节，无论是在盘山的小路上，还是在浓荫深处，溪边湖畔，总是游人如织，络绎不绝。

近年来，春城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大好形势，新建了不少大型的、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旅馆、饭店，尽管这样，但仍满足不了旅游者的需要。各接待单位一直处于人满为患的状态中，旅游者找不到投宿处的情况时有发生。因此，有关单位采取了有效措施。新的旅馆、饭店正在破土动工，逐次兴建。

春湖饭店是春城最大的一家饭店，也是每年接待客人最多的饭店。她坐落在春湖之滨，闹市一角，环境幽美，交通方便。也许这就是外来旅客愿意来这里下榻的原因之一吧。

春湖饭店还拥有一处很大的园林。这园林仿照苏州、杭州等地江南名园建造的。园里的一山一石、一亭一树、一草一木、一溪一径，都是经过专家们精心设计，巧妙布局，将园林之美与自然之美融为一体，可算得独具匠心，巧夺天工。那小桥流水，那溪畔亭台，那通幽曲径，那飞瀑响泉，曾使多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流连忘返，延长归期……更加上这里的服务人员，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年轻人，他们熟悉业务，精通外语，不论接待什么国籍或哪一地区的客人，都是彬彬有礼，不卑不亢，服务周到，待人热情。

正因为春湖饭店具备了上述条件，所以她一年四季都很少有空闲房间。

饭店主楼面对春湖。这是一座十二层楼的现代化建筑，样式美观，设备豪华。走进每间客房，都给人以开阔、敞亮、舒适的感觉。跨进主楼正门便是高大轩敞的门厅，四根玛瑙色大理石圆柱，花纹绮丽，色泽鲜艳，与淡绿色大理石地面相互反射，交映成辉。正对着楼门是一幅用马赛克砖拼起来的壁画——泰山观日图。画面上云海翻腾，一轮旭日喷薄而出，霞光四射，气势磅礴，笔力刚劲，岱岳风光，尽收眼底。

门厅两侧，各有一排墨绿色丝绒沙发，与地面的淡绿色互相映衬非常和谐，显得庄重大方。门厅左边是旅客接待室，右边是客房经理室。

客房经理室是接待客人的中枢。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一名经理在这里值班，负责处理客房事务。在宽大明亮的写字台上，并排摆着四部颜色不同的电话。

墙上的电钟正指十点，早班客房经理范乃晨，正在忙着处理日常工作，左首那部天蓝色电话突然响起来。他拿起电话讲了几句，放下之后，扭头望着悬挂在背后墙壁上那巨大的飞机、轮船、火车、汽车从春城始发和到达的时刻表，然后翻开摆在桌上的旅客预订房间登记簿。他那明亮的目光很快地在簿上扫了一眼，又拿起电话，叫通车库，逐一地派车去机场、码头、车站迎接客人。他还没讲完，另一部玫瑰色的电话又响起来。

范乃晨匆匆结束了通话，又拿起正在响着的电话，立刻听到急促的呼叫声：“经理室吗……”

“是的，这里是客房经理室。”他微皱眉头，“我是范乃晨，有什么事情，请讲吧。”

“范经理，我是七楼服务员李碧。我们正在清扫房间，发现七二三号的客人正处于昏迷状态中，很危险……”

“处于昏迷状态，是不省人事吗？”范乃晨眉头蹙在一起，急切地问。可能是对方做了肯定回答，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果断地说：“好，我马上去。”

二

每天早晨从九点开始，客房服务员接班后，照例要清扫客房。在这个时间内，还要洗涮茶具，更换床单……

年轻的女服务员常荣和李碧，拿着清扫工具来到七二三

号房间，看见客房的门还紧紧关着。常荣站在门前沉思着……因为来这里的游客，多数都是争分夺秒，不忍浪费一刻光阴。许多人早早就跑出去，攀高峰，登峭壁，在远处纵览黎明的秀色和日出的壮观。很少有人躺在床上睡懒觉。也许这位来自香港的旅客例外，……。不，不会的。这位客人在这里住宿快一周了，他每天都很早出去，夜班服务员和早班服务员几乎都很少见到他。今天可能是因为特殊原因起晚了。什么特殊原因呢？吃醉了酒……这位客人不象狂饮之徒。生病了？这倒有可能。病，对孤身旅客来说是最大的威胁，我们有责任照顾好每一位旅客……常荣想到这里，抬起手在紫檀色橡木门上轻轻敲几下。

房间里一片沉寂，没有回音。

“客人可能是正在熟睡，你再敲一次。”站在后面的李碧提醒着说。

“笃笃笃”常荣又敲击一次。因为用力大些，声音比前一次大得多。

房间里还是没有任何声息。

常荣望着橡木门沉思片刻，又疑惑地看看李碧。

李碧紧蹙着眉头看了一下表，沉思着说：“已经快九点了，还不起床……可能是用过早点又回来睡下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，这位客人没有睡早觉的习惯。”

“会不会是生病了……”

“有这种可能。”常荣犹豫一下，“我们先去清扫别的房间，回头再来这里。”

“好的。”李碧拿着清扫工具和常荣朝另一个房间走去。

清扫完整个楼层，她们又来到七二三号房间。常荣在门上敲了几下，然后耳朵贴在门上静听着。

里面仍然静悄悄，没有任何声响。

李碧急了：“是不是客人早就出去了，我们还在这里傻叫。”

常荣也感到奇怪。李碧提议说：“进去看看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常荣立即表示赞同，从钥匙环上找到七二三号房间的钥匙，插进锁孔轻轻旋转半圈，弹子锁咯噔一声开了。推开了紫檀色的橡木门，一股含着酒精与酸臭的混浊气味冲进鼻孔，刺激着姑娘们的神经。她们在外面停了一会儿才走进去。

桌子上杯盘狼藉，杂乱无章。还有两个空罐头盒，一个空葡萄酒瓶。

这一切都证明，客人昨天夜里边吃边喝，睡得很晚，很可能是烂醉如泥，但还睡在床上……

她们轻轻走近套间门边，果然看见客人还仰卧在席梦思床上。

常荣和李碧停下来望了一会儿，扭过头互相对视着。她们都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表示不可理解。沉默一会儿，李碧轻声说：“我看不必惊动他了，先清扫外厅。”

“好的。”常荣无意地朝床上瞥一眼，脸上露出惊诧神色，“啊——”

“怎么啦？”刚走到外厅的李碧，忙转回身问道。

“快来看，客人脸色不对呀。”常荣有些紧张地说，“他嘴里还往外吐着什么东西……”

李碧迅速跨进卧室，卧室里虽然还挡着窗帘，光线很暗，仍能看清楚客人脸色惨白，粘液顺着嘴角流到床上，枕巾和床单都弄脏了。混浊酸臭的气味就是从这里产生的。

一时之间，常荣和李碧都惊呆了。

沉默了几分钟，李碧才战战兢兢地说道：“能不能是得了急病，患了中风……”

“不好说呀！”常荣朝外厅的桌上看一眼，“会不会是食物中毒？”

“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哪！”

“快去报告给领导吧。”

“我去……”李碧转身欲走。

“先别走啊！”

“怎么……”李碧停下来。

“客人昏迷不醒，弄不清楚是酒醉还是中毒。此刻谁也不能单独离开这里，同时也不能触摸移动任何东西。”

“你说怎么办才合适……”

常荣指了指外面桌上的电话。

李碧笑了。跑过去拿起电话，叫通客房经理室。

三

客房经理范乃晨，离开电梯，走进七二三号房间的时候，李碧已经拉开窗帘，开动空调器。绚丽的阳光射进室内，方才那昏暗、阴森、恐怖的气氛顿时不见了。混浊酸臭的气味也在逐渐消失……

范乃晨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，又俯下身子细看着客人的

脸。他发现客人不光脸色惨白，而且呼吸也很困难。他又拉出客人的胳膊，用三个指头轻轻按着脉搏。发觉客人的脉搏微弱。

范乃晨的眉头一下皱紧了。这位昏迷不醒的客人是患病，还是中毒，一时之间很难弄清楚。他把两个服务员叫到外厅，说：“这房间里的一切东西，暂时不要动。”

李碧严肃认真地说：“我们已经这样做了。”

“好，这很好。”经理满意地点着头。他走近桌边拿起电话，通知保卫科派人来照看房间；通知车库派车，立即送客人去医院。

范乃晨放下电话，又问李碧和常荣：“这位客人叫什么名字，属什么国籍，从哪里来，到春城是经商还是旅游？”

熟记每位客人的姓名、国籍、职业，是每个服务员热情周到为旅客服务的必备项目之一。常荣听经理这样发问，立即爽快地回答：“客人是上星期三从曼谷搭英航班机来春城的。他持有香港当局的签证，名叫邝百顺，华裔，登记簿上的年龄是四十五岁。不过，从客人脸面上看，好象不止四十五岁。我们估计起码也要超过五十岁。”

“在国外有些年岁大的人，不愿讲出自己的实际年龄，往往是少说几岁。尤其是年岁大些的女人，少说年龄就更为常见……”范乃晨又朝卧室里的席梦思床上看一眼，“这位客人的年龄与你们讲的有些不符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李碧、常荣感到非常惊讶，异口同声地问。

“从面部上看，他的实际年龄不会超过四十岁。”

“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”常荣一边摇头，一边很有把握

地分辨着说，“客人来这里已经六天了。我们虽然和他很少见面，但对他的实际年龄还是有所估计的。”

“常荣讲得很对。年岁大的人保养再好，也只能做到皮肤光润、细腻、白净，但是掩盖不住肌肉松弛，也掩盖不住额头、眼角的皱纹和下垂的双腮与眼袋。”

“对呀，如果要想弥补和消灭这些因年龄而带来的缺陷，只有去做整容术。”

常荣和李碧一唱一和地配合着。

范乃晨皱紧眉头，苦笑着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们不相信，就亲自到床边去看一看。”

常荣和李碧又走进卧室，来到床边。可能是因为方才处于紧张、恐惧状态中，她们都被客人的昏迷给惊呆了，忽视了他的相貌和年龄。此刻她们的心情已经松缓下来，听范乃晨一说，才发现客人的年龄确实与经理讲的完全一致。从他的面部上看，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人。他的相貌与原先那位客人不一样，更具体些讲，他与六天前来这里投宿的客人，不是同一个人。

李碧和常荣看过之后，木然地站在经理面前。

“你们已经仔细地看过了，他的年龄与我估计的相符吗？”范乃晨笑着问。

李碧羞赧地点着头说：“你讲得对，不光是年龄有出入，我敢肯定他与登记住宿的那位客人，不是同一个人。”

范乃晨吃惊地问：“那么，这个人是什么时间来的呢？”

“不清楚。昨天我们交班的时候，先来的客人外出还没回来。”常荣记忆犹新地回答。

“这就怪了。”范乃晨的眉头拧成疙瘩。他苦苦地思索着，客人偷梁换柱的目的是什么呢……

外面响起急促的脚步声。汽车司机匆匆地走进来说：“范经理，请病人上车吧。”

范乃晨和服务员、司机一齐动手，将昏迷的客人抬进电梯。

这时，保卫科的同志赶来了。范乃晨嘱咐他们保护好现场，然后便离开饭店。

司机驾着汽车，风驰电掣般朝前驶去。

司机握着方向盘，左弯右拐，灵活地躲避着行人，不断加速，向前狂奔。沿着宽阔的柏油马路跑了一段，刷地来个急转弯，拐进一家医院的大门。

昏迷的客人被抬下汽车，直接送入急诊室。

一位中年医生立即赶来抢救，初步诊断，认为是中毒引起昏迷，原因待查。

血液化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。医生看着化验单，两道浓眉渐渐收拢，最后拧在一起，叹息着说：“药物中毒！”

范乃晨暗吃一惊。他想，客人住在饭店，不论什么原因中毒，我们都有责任。属于药物中毒，我们的责任就更大了。于是急切地问：“请问，这位客人属于哪种药物中毒？”

“他服用大量的哒呱啉醇。这是一种强效安定镇静药。服用之后再喝些酒，会增强药的效力，本来很适量的药也会接近中毒死亡的剂量……”

“有没有生命危险？”范乃晨越发有些焦灼不安。

“很难讲……”医生按着客人的脉搏，沉思着说，“确实很

严重。如果抵抗力强，可以延缓死亡时间，有抢救过来的可能性。”

“医生，您一定要想尽办法抢救过来，这是一位从香港来的旅游者。他的生与死是关系到祖国荣誉的大事。”

“我们的心情都一样。每个公民都有维护祖国声誉的责任。”

“好，好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位客人抢救过来。”

“但愿能抢救过来。”

医生虽然这样讲，但并没有足够的把握。因为抢救这种药物中毒的患者，还是初次，更令他担心的是，这种强效安定镇静药，国内还没有广泛用于临床治疗，而且还是一种注射剂，客人为什么要口服呢？真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第二章 谁是真房客

四

刑侦科长楚溪正在向局长汇报。局长办公室的墙上，悬挂着一幅五万分之一的地图。楚溪站在地图前面，侧着身子指点着说：“七月十四日。两名边防战士在这一带进行例行巡逻。他们正沿着一条林中小径走着，走在前面的军犬忽然竖起耳朵，望着一个方向狂吠跳跃。边防战士牵着军犬迅速向前搜索……他们终于发现了越境者的足迹。但是越境者非常狡猾，在密林中一会往东走，一会又逗回来。最后，足迹在一条小溪里消失了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越境者很有经验，他们知道进入小溪不光消灭足迹，还能甩掉军犬追踪。”公安局长方策打断楚溪的话，插口补充说。

“是这样的。越境者进入小溪有两个去向。可能顺流而下，也有可能逆流而上。”

“完全正确。”

楚溪拿起青花瓷碗，啜了一口普洱茶继续说：“边防战士涉过小溪不久，又发现越境者的足迹。两个战士在潮湿闷热

的茂密丛林里继续追踪搜索。当然也遇到了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。有时要顶着大雨和咆哮的山洪争分夺秒地狂奔着。稍晚一步，山洪冲断道路就无法前进了。他们在丛林里追了将近六天才来到这里……”楚溪把手中的藤棍指在胭脂寨上，“就再也寻不到越境者的足迹了，连嗅觉灵敏的军犬也陷入了迷惘状态中。”

方策凝视着地图问道：“边防哨卡通知我们来的时候，不是说在胭脂寨附近，还发现一具身份不明的尸体吗？”

“确有其事。”楚溪放下手中的藤棍，回到茶几旁的单人沙发上坐下来。

方策却缓缓地站起身，双手插进裤袋，在屋里慢慢地踱起来。很显然，他正在思索着什么。

楚溪点燃一支香烟，狠吸几口，淡蓝色的烟雾弥漫在眼前。他望着烟雾袅袅上升，缓缓飘散，似乎得到了很大的享受。非常惬意地讲述着：

“胭脂寨附近有几条小溪，这给非法越境者造成许多有利条件。两个追踪的战士，在第五天傍晚来到一座丛林密布的高山上。这时天阴了，大块的浓云正往一起聚拢，紧接着下起大雨。两个战士忙躲进一个山洞。几天来他们不停地赶路，已经疲乏劳累得不成样子了。在追踪路上，他们只能靠自带的干粮充饥，体重每天都在减少，脸变得又黑又瘦。进入山洞，刚坐下不久便睡着了，只有军犬警惕地守在洞外。当他们醒来的时候，已是深夜时分。雨，渐渐停了，两个战士心里只想着保卫边境安全，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非法越境者。

“他们又出发了。小径上，丛林中，到处都是奔突的水流。

仰望夜空，一轮圆月悬在头上，可以听到动物在丛林里的奔跑声、追逐声、吼叫声。

“两个战士在月光下继续搜索追寻非法入境者。他们顺着小径往高处攀登。这时，那只军犬又突然狂吠起来。狗一边叫着一边往前猛蹿。两个战士扯着绷紧的皮带，跟随军犬飞奔着。军犬跑到一块岩石旁停下来，仍然狂吠不止。

“两个战士在月光下，看见前面的岩石旁摆着一具尸体。他们来到近前，按亮手电，看清楚死者是一个年约六十岁左右的人，黑瘦的脸上布满皱纹。两只眼睛一睁一闭，脸部扭曲着，临死前一定很痛苦。死者背后有一处伤口，是刀扎的，有人用匕首在他背后戳个窟窿。他身上的衣服给雨水浇透了，血迹也给雨水冲淡了。两个战士又对尸体做了详细检查。死者的口袋里有几支雪茄、一个汽体打火机、五张百元美钞和四十元人民币，再没有其它东西了。”

楚溪结束了汇报。

公安局长方策又回到沙发前，转身坐下，往后一仰靠在沙发背上，陷入沉思之中。

屋子里异常静谧，静得几乎能听到心脏的跳动声。

过了一会儿，方策抬起他那瘦骨棱棱的手，在谢了顶的头上摸来摸去。

楚溪对局长这个习惯动作早已习以为常了。每当局长抬手在头上摸来摸去的时候，正是在绞尽脑汁思考案情的关键要害。在这种时刻，必须让局长默默地思考下去，绝不能对他有丝毫干扰。

于是，楚溪就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。顿时，这间不算很